

严蓉仙 著

冯沅君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

冯沅君传

严蓉仙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冯沅君传/严蓉仙 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978 - 7 - 02 - 006368 - 0

I. 冯… II. 严… III. 冯沅君(1900~1974) -
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6550 号

责任编辑:周绚隆 装帧设计:康 健
责任校对:杨益民 责任印制:周小滨

冯 沅 君 传

严蓉仙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4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125 插页 2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978 - 7 - 02 - 006368 - 0

定价 2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沅君幼年轶事

(代序)

冯友兰

不知道什么缘故，沅君生来不吃鸡蛋，不但不吃而且厌恶它。她要是不喜欢一个人，就说给他个鸡蛋吃。我们生活在祖父的大家庭里，全家二三十口人，大锅饭只供给主食和一般的副食——如炒白菜，腌萝卜这类，别的吃食由各房自理。母亲自己腌鸡蛋，每天早晨煮一个由我和弟弟景兰分食。景兰喜欢吃蛋白，我就吃蛋黄。沅君能吃饭了，但不吃鸡蛋。我们三个小孩，倒各得其所。母亲不忍，百般劝诱，也没生效果。

1907年，父亲在湖北崇阳县做知县，我们这三个小孩都跟着到崇阳。父亲给我们请来个教书先生，设了一间书房。我们这三个孩子分成两班。我和景兰为一班，沅君六岁，一个人一班。功课只有国文、算学两门。父亲认为这两门是一切学问的根本，必须在小的时候把根基打好。先生教算学要用黑板、粉笔。粉笔在崇阳买不到，就写信托在汉口的亲友去买。当时粉笔称为粉条，汉口的人托人捎回来一大包，打开一看，原来是吃的粉丝，粉丝也叫粉条。

有一天，沅君写大字，不知道先生说一句什么批评的话，沅君生气了，第二天就不去上学。母亲生气地说，不上学，就要把她送到上房后边的一间黑屋里。她宁愿上小黑屋，也不去上学。母亲劝说解释，亲自把她送到书房门口，先生也出来接她，她无论如何也不

进门槛，沅君性格之犟强，可见一斑。

不久，父亲去世，我们回到唐河老家，母亲坚持父亲平常的教训：必须将国文底子打好。给我们请来先生在家里上学。可是沅君没有上学，因为当时的规矩，女孩子是不上学的。一直到1916年夏天，我从北京大学回家过暑假，沅君跟着我又开始读书。那时候北京大学国文系的教师大部分是章太炎的学生，文风是学魏晋。我就在这一方面选些文章，叫她抄读（当时家里只有“四书”之类有限的书）。她真是绝顶聪明，只用了一个暑假，不但能读懂那些文章，而且还能摹拟那些文章写出作品。到1917年暑假，北京女子师范开办国文专修科，消息传到唐河，她就坚决要到北京应考。当时我们家乡较偏僻，风气闭塞，把女子读书视为荒唐事，但沅君很勇敢，母亲也排除各种非议，自己承担责任，支持她前往。暑假终了，我同景兰、沅君就一同到了北京。

沅君到北京果然考进了当时北京的女子最高学府的国文专修科，后改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当时开始学的还是中国古典文学，不久就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改写语体文创作小说了。毕业后，她又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学会了考据、研究的一套方法，这就是她后来所走的那两条路，一条是创作，一条是研究。

沅君曾作有一篇《秋思赋》，大概是她在国学专修科中的作品，颇有六朝小品的神韵，景兰会画中国画，画有一幅“秋满山皋图”，把沅君的这首小赋写在空白的地方，作为题词。我也作了一首诗。这幅画在十年动乱中遗失了。画固然不可再见，赋的原文也不记得了，只有我的诗还记得。诗曰：

秋意满山皋，吾弟妙挥豪。树林忽疏阔，花丛骤寂寥。若非
严萧瑟，何以续清高。寄语同怀妹，悲秋毋太劳。

如果这幅画能够保存下来,倒是我家的一段佳话。

沅君摹拟古典文学的作品,大概相当多。有些可能失于幼稚,但有些也可以显示她的才华和聪明。可惜她自己不知爱惜,像我们这些人在当时也不知保存,现在竟然一篇也看不见了,真可惋惜。

前 言

冯沅君原名淑兰,字德馥,笔名淦女士、漱峦、大琦、吴仪、易安等。她是现代著名的女作家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也是我国女性中屈指可数的大学一级教授,生前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人民代表,并担任过山东大学副校长。

1900年9月4日,冯沅君(淑兰)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冯家是个士绅大家族,约有一千五百亩土地,维持着二三十人的生计。祖父冯玉文读过书,也颇有才气,但因为和当地的县官有隙,考秀才落榜。他性格倔强,从此不再应试,做了一辈子的平头百姓。

冯玉文因为自己未能实现获取功名的宿愿,故而对下一代人的读书应考特别上心。在他的督促训导下,长子冯云异、三子冯汉异都考上了秀才;二子冯台异最有出息,考上了清光绪戊戌(1898年)科的进士。三兄弟的辉煌成绩,使冯家成了当地新兴的书香之家,进入了“耕读传家”的行列,令人刮目相看。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家族成员的功名官位历来是其家族地位的标志,但冯家人似乎更看重“书香门第”这块牌子,家族成员男男女女都让读书、写字、做诗。冯沅君的祖父冯玉文著有《梅村诗稿》,伯父冯云异著有《知非斋诗集》,父亲冯台异著有《复斋诗集》,连姑姑也写有《梅花窗诗草》。

冯台异,字树侯。光绪二十四年中进士后,曾被委任为湖北武

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后又调任湖北崇阳当了知县。这样,他的夫人吴氏也带着子女到了湖北。1908年,冯台异忽得暴病,死在了崇阳知县任上。英年早逝的冯台异,自己虽然做着官,但对后代的要求,却只希望他们能代代维持其书香门第的家风。对此,冯友兰先生在晚年有过这样一段回忆:

在父亲亡故后,母亲常对孩子们说,你们父亲听某一个名人说过,不希望子孙代代当翰林,只希望子孙代代有个秀才。因为子孙代代有翰林是不可能的事,至于在子孙中代代有个秀才,这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这表示你这一家的“书香门第”延续下去了,可以称为“耕读人家”了。(《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



冯沅君之父冯台异

冯台异亡故后,吴夫人携子女扶柩返回了故里。她秉承先夫遗志,督促儿子学习,丝毫不敢懈怠。为了孩子能在学业上有更大长进,她曾几易其师。后来她发现当地先生已无法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望,便不顾军阀混战,时局险峻,毅然让长子友兰、次子景兰去京沪上学。当他们考上官费留学生后,她又同意他们远涉重洋到国外深造。母亲的深明大义,为两个儿子的成才铺平了

道路。

冯沅君降生在这样一个充满着书香味的开明的家庭里，自幼耳濡目染，从牙牙学语时就开始跟着哥哥们背诵古典诗词。当然小姑娘也聪明，时隔不久，一首首的古诗竟从她那小嘴里一字不差地被背了出来。母亲看着小女儿乖巧，自然就会多费些时间来教她。结果真神，母亲教到哪里，她就背到哪里，似乎并不感觉吃力，这样母亲就成了她的启蒙老师。后来，在湖北父亲的官衙里，她又跟着哥哥们读了两年私塾。读的书多了，认的字多了，她就更爱学习了。可惜父亲死后，她失去了继续念书的机会，而母亲这时已无力再指导她的学业了，她只能想办法自学。

后来，冯沅君的大哥冯友兰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由于酷爱古文，他时常去中文系听课，并在门口领取过一些讲义。大哥带回来的这些不完整的讲义和他星星点点的指导，给正在埋头自学的冯沅君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冯友兰先生直到晚年，还记着几十年前教妹子读书的情景：

我从北大放假回家，在家中也常会念诗念文章，沅君听了很羡慕，就叫我教她。我照着黄侃的路数，选了些诗文给她讲，教她念。她真是聪明绝顶，在一个暑假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不但会讲会念，还会写，居然能写出像六朝小赋那样的小品文章。等到我第二次暑假回家，沅君的学问就更大。（《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

在长辈们的管教和引导下，这些冯氏后代个个有出息，他们努力拼搏，成了同辈中的佼佼者，远远超乎了父亲的期待，分别当上了工程师和教授。冯家不仅“书香门第”的招牌得到了延续，而且超

越了“耕读人家”的水准，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化宗族”。

二十世纪“文化群落”中成绩卓著的“冯氏家族”，确实很了不起。他们的带头人冯友兰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驰名中外的大哲学家。他三四十年代出版的“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建立了他的新理学体系，使他成了推动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进程的代表者之一。晚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更被哲学界视为传世之作。弟弟冯景兰早年留学美国，是资深的地质学家，北京地质学院教授。妹妹冯沅君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专家，其夫君陆侃如和她齐名，也是屈指可数的中国文学史大家。他们的堂妹冯铤兰（三叔之女，早年丧母，由吴夫人抚养成人，后被吴夫人带到北京读书），三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其夫君张岱年也是北京大学教授，当代极负盛名的哲学家。张先生三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年轻时便写出了《中国哲学大纲》，为当时的哲学界所推重；八十年代，他提出的文化观——综合创新论，为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探索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冯家的再下一代也不弱。景兰先生的女儿冯钟芸系北京大学教授，古典文学专家；其夫君任继愈也是当代声名显赫的哲学史大家，曾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友兰先生的女儿冯钟（宗）璞五十年代即已成名，是当代文坛的著名作家，其长篇小说《东藏记》曾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她的夫君蔡仲德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专攻中国古代音乐理论。钟璞的弟弟冯钟越是航空航天专家，可惜英年早逝，否则定能给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钟璞的表姐孙维世（冯友兰夫人任载坤的二姐任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牺牲的孙炳文烈士的女儿）是戏剧家、名导演，是周恩来总理的养女，曾担任过毛泽东主席1949年访问苏联时的私人翻译。……

作为承上启下的冯氏家族一代长子，冯友兰先生对于自己宗族的繁衍昌盛，怀有更多的责任心。在他年事已高功成名就之际，免不了会前瞻后顾浮想联翩。对于兴旺腾达朝气蓬勃的后辈子孙，他十分自豪。1990年，在写给女儿的寿联中，他流露出了这种满足感和欣慰之情：

鲁殿灵光，赖家有守护神，岂独文采传三世；
文坛秀气，知手持生花笔，莫让新编代双城。

诗言志：他把祖辈父辈当做“守护神”，深藏着对祖先们的崇拜尊敬；也为冯氏家族“书香门第”的代代相传而自豪，并以此告慰于列祖列宗；更为家里出了几支“生花笔”而欣喜不已。

生花妙笔，除了指能著书立说者外，大概着重指的是文艺创作。他的妹妹冯沅君（淦女士）是二十年代的新女性作家，淦女士和她的代表作《卷施》，已被载入了中国新文学的史册。他的女儿冯钟璞（宗璞）更是他的骄傲。她们的秀气、灵气、才气和她们的兄弟相比，毫不逊色。她们的文采，她们的成功，给冯氏宗族也增了光添了彩。

“冯氏文化群体”的形成，不仅是一个家族“宗族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也是中国教育思想的进步和教育模式改善的产物。这和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开拓，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也密不可分。自然，这种“文化群体”的形成和壮大，又大大推动着中国文化的进程，促进了学术事业的繁荣昌盛。这种相辅相成，良性运作，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也使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

楔子

民国六年(1917年),应该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上浓重的一笔:中国妇女有了自己的高等学府——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预科)。

也许是鉴于世界民主潮流的汹涌澎湃、妇女运动的风起云涌,北洋政府也要做一点革新的姿态。在民国六年的春季,决定把慈禧太后创办的北京女子师范,升格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并计划在暑假后招收第一届预科学生。从此,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上,终于有了一所女子高等学府。

这年暑假,在北京上学的冯友兰回到唐河老家,把女高师招生的消息告诉了家人。他的妹妹淑兰早就向往着外面的精彩世界,听了消息后,便缠住母亲要和哥哥们一样到北京去读书。

民国初年,河南省唐河县的小镇——祁仪——还相当封建。女儿的要求让母亲感到了为难:一个女孩子只身离家、负笈远行,在当时难免会遭人非议;再说,女儿此时已经定了亲,如果还让她外出抛头露面,也有违礼教;另外,丈夫亡故后,冯家一直是靠祖业在维持生计,当时负担两个儿子在外读书,勉强还可以应付,如果再加上一个,就会感到相当的窘迫。吴夫人左思右想,最后拒绝了女儿的要求。

去北京上学的梦,就这样被母亲击破了,冯淑兰感到自己的前程被断送了,也觉得此后的生活将暗淡无光。她虽然不甘心,但又无能为力。她哭了,不起床,不吃饭,还在床头桌上放了一张字条,



冯沅君之母吴清芝

上面写道：如果是说我花钱，我将来什么都不要。

母亲知道女儿的心思：宁肯不要嫁妆，也要外出读书。

她犯了难，拿着字条，捧着泪，找来两个儿子商量。两个儿子则对母亲展开了劝导，他们说：小妹脾气一向执拗，娘不记得了吗？小时候不肯吃鸡蛋，娘怕她营养不足，逼她吃，但她就是不肯。于是从中午饭直哭到晚饭，哭累了，睡，睡醒了还是哭。不吃鸡蛋的毛病至今也未改。在崇阳读书时，先生说她写的大字力道不足。第二天她就不肯去上学，拖也拖不走。娘吓唬她说不去就要把她关到黑屋子里，她说情愿关黑屋子，也不上学。后来还是先生来家劝导了一番，才把她带去的。另外，她只读过两年私塾，我们教的那点知识也有限，高师入学考试题目，她就是去了，也未必能答得出来。如果娘不让去，她会埋怨你一辈子；去了考不上，那就怨不着谁了。

做母亲的也说：这个丫头的犟脾气我是领教过的，你哥俩上新学堂那年，她才十岁吧！学校那时不收女生，她上不了学，就自己收拾了个小包裹，偷偷走了，说要到洛阳去上女子学校！结果我们全家打着灯笼四处找，后来在邻村的土地庙里找到时，她已歪在墙角睡着了。现在她长大了，再要走了，可就不好找了！她的犟脾气一上来，我真不知该咋办？

母亲无可奈何地摇着头继续说：可她是定过亲的，去外地读书，人家会怎么想！

两兄弟一搭一档，帮着妹妹劝说母亲：现在已经是民国了！再说去北京上学，又不是坏事！

儿子们的话，终于使母亲下定了决心。老人最后说：人家爱怎么说，只能由他们去，我自己担当了。就让她去一趟北京吧！这拗丫头不吃不喝的，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没法和你们地下的父亲交代。你们读了八九年书才考了出去；她才读了几天书，我摸量着她也考不上。就这样定了，老大陪她去，花一趟路费，图省心。

就这样，冯友兰带着妹妹来到了北京。当时女高师的考试很简单，国文专修班（预科）只考一门国文，写一篇文章就算考试。考毕，大哥带着她逛了趟大街，又去北海、天坛转了转，就匆匆回到了河南。

也许是冯淑兰确实聪明过人，也许是她特别幸运，结果竟然被国文专修班（预科）录取了。唐河地处偏远，当喜讯传到冯家时，已是中秋节了。冯淑兰欣喜若狂，母亲却喜忧参半：她喜的是女儿天资聪慧，给自己挣了脸面；忧的是女儿有婚约在身，这样独自远出，总是个揪心事，周围人说不定会说些什么难听的话来。

家族中其他人对淑兰外出读书，看法也有分歧。

有人提醒吴夫人，是否和男家商量商量。但老人说：既然已经决定了，就不同他们商量了；如果商量不成，事情反倒难办了。

有人则提醒她，即使不商量，也该去打个招呼。她又说：既然事前没有和他们商量，也就不必再打招呼了。

吴夫人做事果断，她马上开始给女儿整理行装，筹备盘缠，并已做好了自已承担全部责任的思想准备。

目 录

沅君幼年轶事(代序)	冯友兰 1
前言	1
楔子	1
第一章 雏燕展翅	1
第二章 错位辉煌	58
第三章 天作之合	99
第四章 比翼齐飞	129
第五章 漂泊西南	165
第六章 心仪光明	225
第七章 壮心不已	255
第八章 文革“炼狱”	313
附录 冯沅君主要论著、创作年表	355
后记	370

第一章

雏燕展翅

阴历九月初，北京的秋风已显萧瑟，黄叶也开始飞舞，冯淑兰来到了女高师。

冯淑兰初到学校时的情景，华东师范大学的《诗经》专家程俊英教授在六十多年后，仍然清楚地记得。据程先生回忆：

当时大家正在食堂吃晚饭，在昏黄的灯光中，人影穿梭。有人看到一个女孩子站在食堂门口，犹犹豫豫地在朝里窥探，想进又没进来。不知谁说了句：你们看，这个乡下女孩来干什么？坐在桌边吃饭的同学们，视线刷地全转到了门口。只见这个姑娘穿着一身深颜色的衣裤，身材匀称，一条又长又粗的大辫子拖在后背，显得有些土气。同学们于是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是谁？新同学！学生哪有这种打扮的！后来舍监杨先生把门口的姑娘带到饭桌边，向大家介绍说：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现鲁迅中学）正门



初到北京女高师

这是你们国文专修班的冯淑兰同学，刚从河南赶来。听了介绍，大家急忙起立招呼。冯淑兰侧着身子坐下，垂着头，不自然地应对着大家的问话。大家这才看清她的衣裤原来都是用家织土布做的，黑底色上有浅色条纹，黑布鞋子上有搭襻，辫梢上系着红头绳，还打了个蝴蝶结。

大辫子，红头绳，蝴蝶结，印象太深了！程先生笑着又重

复了一遍。

冯淑兰的大学生活开始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出现在她的前面。

(一)

当时学校还处在草创期，相比之下，行政班子比较好搭，很快就组建好了，但教员的聘任却有些滞后。九月份开学时，学生都已陆续到校，可由于老师不够，国文班起初只能开出两三门课程，新的课程还要等新的老师到后才能开。所以冯淑兰虽然晚到了个把月，倒也没有耽误多少功课。到校不久，顾震福先生开始第一次给她们上《历代文选》课。

顾震福的名字，大部分学生是听说过的，但都没有见过面。上课前，教室里静静的，学生们都注视着教室门口，冯淑兰更是兴奋，因为她喜欢这门课。